10
V
~~P5.0.4~~
~~L97~~
V
B617
L97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儀昌

諭羣臣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甲戌

上諭羣臣曰我

皇考肇造洪業垂法萬年為子孫計思慮至周比者建文

信任姦回悉更舊制使天下臣民無所遵法予荷

天地

考妣之佑繼承
天位凡
皇考法制為所更改者悉復其舊爾群臣尚竭乃心力弼
予于治凡人才識不同長於此或短于彼苟事有過誤
即明言之予不汝責若隱而不言日久覺露情同欺罔
法則難容夫慎終必先謹始持己在于存誠始終靡愆
咎何由至始若不謹曷克有終予念君臣一體故披露
赤心丁寧告戒爾等其欽承予意
○八月丙寅
上於宮中浔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披覽一二有
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閱關係軍馬錢糧數
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
宜皆有之衆縉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其盡心於建文者
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
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九月甲申
上既陞賞奉天靖難諸將仍諭之曰人君秉至公行爵賞
無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雖賜賚有限而
爵祿無窮然繼今能益懋功勤朕不吝於報賚爾等勉

之又曰爾等前勞朕或知其未盡論報之際輕重失宜
其即面陳使歸于至當若不自陳而退有後言或至怨
懟甚不可也又曰今天下已定君臣相與共保富貴朕
不可居安忘危爾等亦不可恃功驕惰但常念前勞圖
保名節斯福澤延于子孫功名播于永遠矣
○十月丁巳宴奉天征討功臣畢
上諭之曰君臣謂之元首股肱蓋一體相須也故為君必
務保全其臣然為臣亦當思自保凡人致富貴難保富
貴尤難爾等從朕數年萬死一生今皆身有封爵祿及
子孫可為難矣但當思保之夫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祖宗公天下之大法爾等須遵守若不謹而犯之朕不敢
曲宥蓋以私廢公則天下不服矣其務敬慎庶幾共安
榮於永遠
○永樂元年正月庚辰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
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四海之廣非一人所能
獨治必任賢擇能相與共治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
外此道歷代以來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三十餘年海內宴
然禍亂不作政教脩明近古鮮比亦惟任天下之賢保
民致治以克臻茲朕繼承大統以主天下夙夜兢兢思
惟撫安以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職無崇卑體朕斯
懷各盡其道無為掊尅無縱詭隨端爾志勵爾操懋爾

忠勤共遵成憲為民造福其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辛未

上以岷王褊所為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事賜勅

諭之曰昔我

皇考封建諸王以固藩屏王府官屬有不能輔導或誘王

為非者咸加顯戮成憲具在今岷王所為縱恣擅拘諸

司印信驚惑衆心激變夷人又受命不朝京師此果出

王意而汝等傍觀不言乎抑汝等導誘為之歟二者之

罪必居一矣今姑屈法寛宥止降爾職尚思後效以贖

前愆

○九月丙子朔勅諭中外文武群臣曰為治之道在寛猛

適中禮樂刑政施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茲

道舜誅四凶明五刑夏禹承之聲教達于四海周公相

武王滅國五十至成康而後刑措不用漢高祖初定天

下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至文景挾書之律肉刑

之慘一皆除之唐高祖革隋弊政定官制頒律令太宗

承之懲斬趾禁鞭背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初太祖懲

五代之亂用刑頗重咸平以後務從寛仁載之前史可

考見矣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奮起布衣當胡俗沉浸百年之後奸雄

睥睨反側之餘撥亂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權一時之

宜及立為典常既有定律頒之天下復為祖訓垂憲子

孫而墨劓剕宮並禁不用朕以菲德纘承大統仰思聖
謨夙夜祗服惟欲舉賢才興禮樂施仁政以忠厚為治
爾文武群臣尚思各恭乃職敬乃事勿為朋比勿事貪
黷勿恣情縱欲以干匪彝至于用刑必欽必慎期于刑
措用臻康理以上不負
皇考創業之艱而朕於守成之道亦庶幾焉爾惟欽哉
○十月甲子勅晉府長史龍鐘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
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于有過也古之
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来又私以車運
送王至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
臣皆欲寘汝于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
毋復爾戒之戒之
○閏十一月癸丑
上諭都察院臣曰朝廷置風憲為耳目糾察百僚綱維庶
政比来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翫愒略
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内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
司官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罰
○庚申
上御奉天門召都御史陳瑛等諭曰國家重祿任官一以
為民慮牧守不職又設按察司詢察糾正之朕深居九
重下民安否未能悉知按察司任耳目之寄於事無不
得問無不得言所以通下情去蒙蔽也今聞河南數歲

蝗旱水災為民患牧民者多失撫字甚者又侵漁剝削之而按察司官未嘗有一人言者坐視民病而不留意徒費重祿何補於用爾移檄切責之俾采察所部軍民利病及布政司府州縣官賢否以聞又命檄浙江等十二按察司及按治御史之在外者一體采察上聞

○永樂二年正月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為本愛民以實惠為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人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卹軍治民者或不卹民非惟不卹又有剝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十二月戊寅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數年軍旅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既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卹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宮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之拒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如何畏之譬為人典守寶貨擅啓蓋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

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遂逮
所以役工匠中官責之曰朕為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
何人敢擅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
遂付錦衣衛治之

○永樂二年正月庚子諭天下文臣曰朕惟治天下以愛
民為本愛民之道使其衣食給足無凍餒之患則鬬爭
可息禮讓可興化行俗美臻于至治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撫有區宇保民致理於休養生息之道
思之至而慮之周故三十年間天下殷富生齒日繁至
治成功超越往古朕正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欲民安物
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寧尚慮天下

之廣黎民之衆有未宇厥居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
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
教之務善以遠刑辟道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
足食斯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聞
欽哉

○永樂四年正月甲午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職者
凡千九百四十三人賜勅諭曰人君守成法以出治人
臣遵成法以輔治君明臣良上下協和乃臻治效朕自
涖作以來宵旰孳孳惟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教誨不能使牧
民者盡其牧民之道典兵者盡其典兵之職官無廢事

人無失所而已其間能勤以集事廉以律己仁以卹民
公以治軍旅奉職守法無所變易者朕已褒賞之其有
以怠廢事以貪婪尅以私滅公以苛刻厲下亂政壞法
無所顧忌者朕已黜罰之此豈朕所敢私予奪賞罰一
出至公爾等無以善惡為無驗禍福為無稽天有顯道
國有常憲爾等恪遵朕訓無怠無驕永保貞吉欽哉
○己亥六部都察院數奏朝覲官其所治事稽違者多請
治其罪
上召至前諭之曰爾等分理庶政勤慎則百事舉怠忽則
百事廢顧立志如何耳今諸司論尔等職事稽誤皆由
怠忽之過夫慢令棄法國有顯罰今姑宥爾其歸改過
自新若仍蹈前非朕不能曲法以貸遂勅免謝辭即日
出京
○四月甲申遣翰林侍讀曾日章奉勅諭西平侯沐晟日
章陛辭
上曰朕所欲告晟者具載于勅爾以朕言諭之故黜寧王感
高皇帝厚恩盡心竭慮功在社稷名垂竹帛爾今日受國
家之寄非輕為子而能繼父之功業孝莫大焉為臣而
能廣君之謀猷忠莫大焉如苟足於目前必無遠大之
計周慮於事外必建奇偉之功恃一己之能易盡集衆
人之智無窮其必勉之
○七月丙辰復前更勝右衛指揮使陳景先職初景先以

虐害軍士罷戍邊至是援恩例乞復官兵部言景先不恤軍士復之無以警衆

上曰朕念此人舊勞姑宥之遂名景先至前諭之曰積功至指揮非一日之力朕嘗戒爾輩善保名爵爾輩徒知浮之於萬死一生而不知失之於一旦不謹守法循理保名爵之道也豈可不慎且為將豈可不恤士卒譬如人身將則頭目士則手足手足常在捍禦頭目而為之用若將與士之心乖一旦有急將能獨自為功乎爾罷職居卒伍以來悉知為卒之苦矣朕姑錄功棄過以復爾職宜省已改行若復有犯國法具在朕不得曲蔽爾也

○永樂五年三月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事聞

上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爾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永樂六年十一月甲寅命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

忠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黃淮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司經局洗馬姚友直等官輔
導
皇長孫仍賜勅諭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賦養正之
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
所以克其德性而廣其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
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
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
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寔
宗社之靈
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才
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
茂簡德藝職輔東宮之子必資兼弼宜協心同志輔導
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
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
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奢欽哉
○十二月庚辰遣使賫勅諭北京官吏耆老軍民曰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自藩邸入正大統每惟靖難之日北京軍民父子兄弟攻戰守禦竭誠效勞艱苦備嘗未始忘之今天下太平爾等宜守分力本孝親敬長教誨子弟輯睦鄰里有官守者必廉必勤以為善人君子或有過愆宜改行易慮以臻于善若不率善而作奸犯科朕雖念舊勞其如公法不可貸何夫為善獲吉為惡致凶天道昭明報應不爽爾等服膺朕訓庶幾福及子孫

○永樂七年正月丙午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者千五百四十二人陛辭

上諭之曰君國之道以民為本　設官分職簡賢用能惟求安民而已為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舉得其所爾文武群臣受國家委任宜操節勵行盡誠竭慮治民者專務恤民治軍者專務恤軍察其飢寒體其勞勤為之除害興利教之務本力業孝悌忠信尊君親上敦行禮義無作愆非庶克永享太平之福比者營建北京國之大事不得已勞勤軍民爾等宜善加撫恤無為貪酷以重困之夫文官之祿皆出于民武官之功寔因於軍能推仁恤之心蓋亦報勞之意苟不知報或又縱而侵之非惟國法不容鬼神猶將禍焉禍淫福善天道惟彰賞罰至公國典具在爾其殫心盡力勉致安民之效以副朕拳拳之懷

○二月戊寅

上諭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朕命爾等輔東宮監國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端正嘗一日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時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壬寅

車駕巡狩北京至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無聞多矣獨蒼有賢名至今凡為善者天佑之人仰之生受其福沒有令名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亦宜不忘斯語侍臣皆頓首

○三月庚午

車駕至北京大宴文武群臣及北京耆老宴畢賜勅諭群臣曰朕荷

天地之佑

宗社之靈暨爾文武羣臣翊戴贊襄再安家國今海宇無事嘉與卿等同樂太平然當思相保於永久自古為理安不忘危卿等宜夙夜盡心致乃嘉猷匡朕不逮國家安則卿等亦安勉之無忽賜勅北京耆老軍民曰朕與

爾等躬歷艱難以至今日幸四方無事宜相與共享安樂人情久安易生驕怠驕怠者罪戾所由生也繼今為父兄必教訓子弟為子弟必孝敬父兄夫夫婦婦長長少少和順敦睦各安其分以勤儉自執以禮法自防婚姻死喪互相助貧窮患難互相卹無乖爭之風有忠厚之俗而永為太平之民矣勉之毋忽

○四月壬辰勑鎮守貫州鎮遠侯顧成曰蠻夷讐殺自昔而然必務殺之非柔遠之道雖有獷戾難化然鳥獸之性亦有可馴姑盡心撫綏蓋天道好生人情惡死體天之道念人之情則中心惻隱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昔李廣殺降終不得侯禍貽子孫今卿鎮邊疆必使蠻夷感恩服義安生樂業則朝廷得懷遠之道而卿有及人之惠矣慎之慎之是時蠻夷叛服不常成怒之有俘獲至者輒殺之

上聞之故賜勑切戒云

○閏四月戊申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士奇曰朕命皇太子監國其所裁決庶務須令六科逐月類奏且如賞一人由何而賞罰一人由何而罰或罰而復宥皆須詳錄奏來勿有所隱夫國之儲嗣天下大本朕簡爾等輔導期有裨益使天下之人仰望風采如一賞一罰皆出

公當庶足服人苟有不當為天下所議爾等其夙夜盡
心以副朕懷
○八月戊午遣官祭歷代帝王禮畢
上從容謂廷臣曰三皇五帝純乎道德無為而治自夏商
至元其間賢君聖主亦躬行仁義修舉法度是以天下
和平名垂後世我
皇考法古為治故前代帝王有功德者皆以時脩祀著為
常典朕今舉此亦惟體
皇考之心為心以求古帝王之治卿等更夙夜盡心贊務
庶幾克臻其效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皇長孫
勑原吉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
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
德有成將紹承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
○丙午北京耆老
車駕北征將發詣朝辭
上諭之曰朕此舉為安民也父老有子孫親戚從行者皆
當訓勵之使奮忠勇樹勲名渠能卓然有立亦將於爾
有光若出外而撫循之惟朕在爾毋庸憂皆歡呼萬歲
命禮部悉賜耆老布鈔
○七月丁卯遣使賫制諭命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佩征
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甘肅勑諭琥曰昔爾父鎮甘

肅撫輯有方軍民安業爾其體朕之心踵父之行恪勤
夙夜毋恃貴戚驕傲以凌人怠慢以廢事務宣朝廷德
意使邊境晏安人心悅服則予汝嘉欽哉
○八月丁未陞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俱為陝西行都司
都指揮使賜勅諭之曰爾昔從朕靖難多歷艱難論功
行賞已報爾勞比從朕北征胡虜復效勞勤今錄爾功
陞為都指揮使任邊閫之重爾益勵厥志修厥職俾奸
宄屏息境內乂安庶幾永保祿位傳之子孫如或恃功
玩法隳廢職業干犯憲章國有常典朕不忘爾功爾亦
毋忘朕訓欽哉自是從征官陞職都司者咸以是諭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乙丑

上諭右順門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曰為朕養民其
先在于守令得人然守令賢否在按察司考察懲勸考
察按察司又係於都御史卿等豈可不慎如卿等不能
舉職即按察司之職亦廢何望守令能盡職哉其勉之
蓋廉則無私無私則舉措當而人心服矣更審察各按
察司官但非廉明正直者皆罪黜之
○永樂十年正月丁未陞國子監司業趙季通董子莊為
趙府長史勅曰朕子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行多愆禮
度今簡爾等為長史宜悉心輔導諭以德義使博究經
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屏絕
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歸于正以承藩輔之重

祖訓云凡國王文武之臣能守正規諫助王保全其國者
毋輕以負朕委任之意
○十一月乙酉陞郎中李冲等為各布政司官御史李時
秀等為各按察司官
上諭之曰佐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厚戒刻
剝上不損國體下有利於民庶幾不負所命若逞貪虐
民瘝官廢事身名俱喪矣其往勉之
○永樂十三年正月辛丑勅諭天下大小衙門来朝官曰
治天下之道君總於上臣分職於下上下相承體統不紊故
事理民安天下和平唐虞三代之盛率由斯道朕以眇
躬託於萬姓之上所賴文武群臣翼賛以協于治惟盡
乃心惟敬乃職以熙庶政永康兆民尚慎之哉惟善致
福惟惡致愆天有顯相報施無爽尚慎之哉朕所畏者
天所保者民所資為理者賢才古之賢人君子為德為
民功加于當時名昭于後世爾尚以為法夙夜祗慎用
副朕保民致治之意欽哉既諭榜午門之外曰天下文
武官治兵者愛恤軍士理民者愛恤百姓敢有剝削以
厲軍民者必罪不赦
○戊午遣監察御史吳文等分行天下詢察吏治得失及
問民間疾苦文等陛辭
上諭之曰百姓艱難有司蔽不以聞爾等受朕耳目之寄
宜悉心諮訪凡朝廷所差人及郡縣官有貪刻不律者

執之郡縣官有闕茸不職及老病者悉送京師惟布政
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狀來聞毋枉毋縱必合公道軍民
利病宜一一奏來汝不恭命汝則有罪
○永樂十六年正月癸丑時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各府州
縣及土官衙門官吏來朝六部都察院及六科給事中
交奏其職業廢惰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皆不問賜勅諭之曰朕承天命[illegible]鴻業夙夜孜孜圖
惟安民于今十有六年而天下未安民生未遂究惟厥
咎皆謂有司不得其人夫民者天民天付人君安養之
人君不能獨活則必建官分職以共治今爾等坐視民
窮恬不留意小大蒙蔽悉不以聞獨不畏天地鬼神乎
繼今能改過自新革貪為廉革暴為仁上體吾心下撫
百姓使百姓皆得其所則可以永享爵祿保富貴矣如
復不悛而違命厲民罪必不恕譬如使人牧牛羊不能
藩息又多餓死則牧者必受譴責況受牧民之寄者乎
福善禍淫天有恒道賞功刑罪國有常典其懋勉之無
怠無忽
○五月戊辰除授代府長史紀善等官賜勅諭之曰朕
皇考法古為治衆建親藩以屏國家朕弟代王受封西鄙
今授爾等代府長史等官職專輔導宜悉心匡賛講論
正義助王于善德將王有令名爾有榮焉苟惟依阿曲
從不能輔之以正而陷王於非義國有常憲爾其勉之

○永樂十九年四月癸丑勅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勅曰今命爾等分歷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利之未興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吏蠹法厲民者黜之守法愛民者旌之爾克副所命致民安于田里而無飢寒愁嘆之聲則予汝嘉如又狥私蔽公不辨淑慝不察是非軍民休戚不以究心將爾之罪亦不可逭欽哉

戒近習

○永樂元年冬十月戊申

上謂六科給事中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營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糜費食米今四方聖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資當飢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自今敢有復爾必罪不宥

○永樂四年五月壬辰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細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亦勅各衙門衛士於出入之際遵舊制嚴搜檢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後治則用力多而難勝矣

○永樂五年六月庚子

上諭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宦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
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
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
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
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
近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
天花為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
不散遣計李進所為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傚
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
為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
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一員經詣山西將李進一干為
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
有干涉者併鞫治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
推治不可容縱

○永樂十年七月癸卯

上謂都察院臣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
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布政司
都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
可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
即移文中外知之

武備

○永樂五年九月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者
請罪之以示儆
上曰軍官須諳韜略勤練習以精武事今其子弟多驕縱
未嘗教習及比試畏怯如處女將來襲職何以得用姑
移文戒諭之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謫戍交阯
○永樂六年二月己酉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掌中軍都督府事定國公徐景昌曰
自昔勲業之臣皆奮起行伍身親戰陳積累勤勞致有
爵位既有爵位又小心敬守法律謹事朝廷故能長保
富貴及其子孫不率狃於安逸驕奢淫酗忘祖父之艱
難玩愒歲月不習騎射比及閱試縮手無措每用私賄
僥倖承襲一遇征調百計營免不能免者至臨陣對敵
畏怯疲懦墮馬棄鎗喪膽褫魄皆由驕肆不教之過自
今初試不中罰本衛所充軍三年復試不中謫戍遠方
別選有材子弟襲職其移文天下使悉知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臣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
力
太祖皇帝之制武臣子孫世襲其職老弱殘疾者優給之
旗校有軍功者子孫亦得優給爾等不可稽遠國家能
體恤下人然後得下人之心毋以四方為事而於將士
之家恩意或有不周

○永樂十年十一月戊子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今武臣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年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之三試不中發充軍先是以襲職子弟生於豢養習於驕惰不閑武事濫嗣祿爵無益國家命一試不中戍開平再試不中戍交阯三試不中戍煙瘴之地以警勵之至是寬宥之命從舊制又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自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其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永樂十二年八月丙寅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曰比來騎士死者即以下男補之然出自田里不諳騎射用以征戰何能濟事今後宜令補步隊選步卒精壯者入馬隊訓練庶幾可用

○永樂十三年二月癸酉

上以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士操練屯種怠惰不力分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督視諭之曰朕即位之初于操習屯種已有定法然久而玩玩而廢數年以來徒為虛文爾等往考其實操習者必覩其騎射擊刺之能屯種者必視其儲積多寡之實悉具來聞以行懲勸庶幾振起頹弊爾等亦務廉公乃稱任使

○十一月辛亥勑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沂邳淮安

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曰安天下者不可一日
忘武備故軍士必練習器械必整齊隊伍必嚴肅
太祖高皇帝時常操練赴京比試閱其能否朕即位以來
屢勅天下整肅軍伍及有征調精壯者甚少勅至即選
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以明年春陝西
甘肅官軍駐真定餘悉駐德州操練俟赴北京閱試
○永樂十七年七月戊午
上謂行在五軍都督府臣曰武臣子弟初襲職者非徒使
食祿而已期為國家他日之用苟不先時練習一旦有
急臨陣對敵豈不誤事自今在京襲職軍官悉令成國
公朱勇總率操練其應分班上直者別差人代之

○十二月丁丑
上諭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
弛漢唐世遠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受天命將勇兵
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
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
時戎部整肅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
王綱解紐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
業嗣位以來夙夜惕厲唯蹈宋元覆轍以墜
皇考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

國家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
来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逸者不追究死亡者不
勾補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買放取軍明有程限今縱其
在外至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回所取軍十無一二
至者猝有緩急無從調遣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
等不存恤軍士不盡心國事之所致自今宜監古人之
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
兵政振舉武衛有嚴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
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備邊

○永樂元年十一月己卯四川行都司奏越巂衛番賊不
時出没請調軍勦捕
上諭兵部尚書劉儁曰鼠竊狗偷蠻夷常性若能嚴加備
禦彼亦何施今不務此而輒欲興兵殊不思官軍一動
善惡均受其害況所費亦重但令嚴兵守備而遣人撫
諭之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勑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寧
夏多屯所或虜卒至恐各屯先受掠可以于四五屯内
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
土城約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
草皆集於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從
八門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特守屯一

事朕遙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籌

○永樂五年四月甲午勑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曰爾掌邊境軍務宜一切謹密使人不得窺測庶無敗事比有內使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爾機緘不密而遽與之以此觀之邊備虛實鮮不泄漏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勑旨者皆勿聽信

○永樂七年六月戊午

上謂後軍都督同知曹隆等曰國家置邊軍鎮守所恃城池為固今胡運雖衰鼠竊狗偷之性尚存不可忽略須高城深池日夜警備若城池堅完巡邏不怠猝有緩急可以戰守隨宜今秋氣將至當嚴備之際懷安衛宣府前衛萬全左右二衛城池有壞者宜令軍中併力修築不可緩更須申飭邊將善撫士卒訓練齊整上下一心古人云地利不如人和不可不務

○永樂九年三月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臣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永樂十一年六月辛未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復奏開

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而不在多爾能撫恤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粮餉無益也

○七月甲辰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曰邊境不可一日無備于農隙而不圖猝遇寇至何以濟事其令諸處修築烟墩高五丈必堅如鐵石庶幾寇至可以無患

○永樂十二年二月丙午命成山侯王道往宣府大同開遼東等都司調至軍馬

上諭之曰兵貴精多而不精徒費食而不濟用其精擇之又曰指揮千百户尤須精擇士卒強而將領弱亦不濟用

○九月癸未命成安侯郭亮興安伯徐亨往開平備禦

上諭之曰開平以孤城臨極邊又無險可恃但晝夜嚴守備寇來勿輕出戰去亦勿追蓋虜多詐無為所誘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丙辰勅成山侯王通曰備邊國之重務其軍政不可不肅昔

太祖高皇帝數命公侯重臣清理所以當時軍政修舉今西北邊備尤為急務而各衛所軍政弛慢官多具員卒多缺伍緩急何以制之今命爾往陝西及潼關等處閱視軍實務俾隊伍整肅甲兵堅利備禦嚴固庶幾國家足兵之美爾其勉盡厥心用副委任時寧陽侯陳懋鎮寧夏都督費瓛鎮甘肅皆遣勅諭之

馬政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上問兵部尚書劉儁曰今天下畜馬幾何儁對曰比年以兵興耗損所存者二萬三千七百餘疋

上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是馬於國為最重本朝置太僕專理馬政各軍衛皆令孳牧雖建文不君耗損者多然亦考牧無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幾有蕃息之效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

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為群民有亦國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永樂六年十月壬辰禮部尚書劉觀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市藥備醫療

上曰唐時馬多至四十萬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善畜馬者但水草得時牧養如法自然無疾今天下衛所及太僕之馬益多若皆需藥豈不大弊民力爾徒知恤馬不知恤人也

○永樂九年七月辛酉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曰凡物遂其性則生息蕃往時北京軍士養馬散牧於野順適其性人不勞而馬蕃近聞置

棚造坊縶維之如此牧養拂逆其性矣安能使之生遂
朕常以此訓諭司牧者皆不能遵用爾兵部申飭戒之

諭將帥

上初舉義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貴蓋
上以安
宗社清朝廷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奸權作難假君命滅親藩危
宗社驅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者惟奸臣
數人耳爾衆慎毋嗜殺則傷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民心失則
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有亂時無
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懲之
上義兵至江上將濟誓於衆曰予及若等之來不得已為
救禍計且上為國家下為生民賴
天地
宗廟垂祐護遂至此夫行百里者半九十若等勉之夫困
獸猶鬬不可不慮京師
宗社宮闕所在爾等當明紀律肅部伍守法循理慎勿縱
恣但持兵來拒者殺無釋此外秋毫不可有犯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右軍都督府同知韓觀佩
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賜勅諭之曰廣西蠻

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太祖高皇帝灼見其情故以德撫之至不得已而後用兵所以蠻民悅服邊境晏然今服嗣位謹遵成憲卿往鎮之宜務德為本毋專務殺戮庶副朕法
祖柔遠之意
○永樂二年二月壬申朔勑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曰永新縣民流劫朕初不欲發兵慮害及無辜故但遣人招諭使復業改過自新今得奏知彼不悛前非殺死弓兵里長及邀捉巡檢如此即不可再以理諭必發兵剿捕可選精銳三千抵賊巢穴務在撲滅不可姑息以遺民患但令農作方興尤戒飭將士嚴守紀律毋得擾害善良有誤耕種如獲賊人尤須詳審果曾為惡即解赴京來如係詿誤平民就便發遣寧家毋濫及無辜以傷天和又勑濬曰所言賊人二百名恐非實數今慮將士但求滿數而不察是非濫及無辜切須戒之但有誤傷良善一家及妄虜良民妻妾子女一人指為賊屬者皆處重罪雖有功不賞爾宜嚴切戒飭毋令擾害良善
○八月癸巳清遠伯王友奏獲海寇初友承命陛辭
上密授方略至是友奏募得百姓嚴寶等授以
聖策令捕賊寶等得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掠貨物
上覽奏喜遣勑諭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

主將能導之方略作其志氣今嚴寶等有獲亦爾之功
但所獲貨物宜悉與之爾勿干與毫末蓋人冒險成功
而不推利與之後來不復樂為用矣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諭天下武臣曰國家武衛以禦侮
衛民不以世治而忘備爾等或鎮藩方或禦邊徼當竭
忠效力守法奉公用修厥職士卒若捍禦攻戰所資也
必得其死力乃可成功其用心撫綏屯田者儲蓄之本
也必耕種以時然後公私充足其加意修[illegible]若完城堡
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堠慎哨備皆軍政所急不可廢弛
況爾等爵祿富貴或由父祖之功或出于已身之勞當
夙夜體念保全永遠苟忘其所自不循禮分掊刻貪虐

於下朝廷之法至公不私後雖追悔不可得矣敬之念
之無忽朕訓
○二月辛巳廣西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奏桂平等
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剿捕
上賜勅諭之曰朕命爾鎮守一方期於撫綏其民悉使得
所非專以兵為威也桂平等縣小民為亂或者迫於有
司誅求不得已逃匿行劫苟圖自存蓋未可知宜遣人
分諭復業毋輒進兵如其不服發兵未晚
○永樂四年六月癸酉以靖內難功賜都督都指揮誥命
并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妻
上諭之曰爾等今日厚祿顯官雖出已之勤勞亦必由祖

父母善德所致故朝廷推恩必及爾祖父母而爾等得
蒙此恩當思謹守禮法以保祿位不辱于祖父母然後
可為良臣可為孝子順孫凡人富貴得之難保之尤難
不可怠縱也

○七月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征討安南黎賊

上諭之曰前安南王陳日煃在我
太祖高皇帝時率先歸順恭修職貢始終一誠我國家亦
待以優禮安南之人皆受其福日煃死其後三王皆為
賊臣黎季犛父子所弒篡奪其位更易姓　名僭稱大
號殺陳氏子孫殆盡放兵四劫賊害不辜攻擾占城侵
我邊境陳氏之孫天平被其迫逐歸命朝廷賊乃偽陳
詞款請歸奉之為主朕推誠不疑資遣還國彼包藏禍
心又給殺之侮辱朝使傷害官軍淫刑酷罰暴征橫賦
虐其國人國人怨之深入骨髓
天地鬼神皆所不容朕躬天之命子育萬方不敢不正特
遣爾等率師弔伐夫安南之人皆朕赤子今其勢如在
倒懸汝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惟黎賊父子及其
同惡在必獲其脇從及無辜者必釋爾宜深體朕心毋
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
妻女毋殺戮降附有一於此雖有功不宥爾其慎之毋
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其愛恤士卒堅利甲兵本之以
敬慎載之以智勇爾其勉之罪人既得即擇陳氏子孫

之賢者立之使撫治一方然後還師告成
宗廟揚功名於無窮此朕所望也其往勉之能等頓首受
命復遣使賫勅諭西平侯沐晟曰昔爾父事我
皇考累効勞勤撫西域定雲南功績偉然既沒之後越等
追封爾兄弟繼襲侯爵爾受一方之寄者數年邊境安
輯良有可嘉然丈夫貴自立功烈今命爾為左副將軍
副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征討安南黎賊爾當克盡忠勤
和以輯事建非常之功以光先人以啓後嗣爾其懋哉
夫智信仁勇嚴為將之道也畏懦則僨事委瑣則罔功
必務深遠之謀毋狃目前之見毋驕于小得必戒于私
暱則有以稱朕之委任爾其懋哉

○壬辰浙江各衛指揮從征安南者陛辭
上曰發兵為誅暴誅暴為保民爾等必戒約軍士經過無
秋毫犯民軍士餽饟一出民力民勞甚矣不宜復侵擾
之既入安南之境當區別善惡毋致玉石俱焚盖國家
出師以行弔伐將帥卒死必嚴紀律弔伐以施仁義紀
律以戢貪暴如貪暴不戢則仁義不行宜勉盡爾職以
副委任若不遵朕命妄戮一人雖建奇功不得贖罪
○癸巳勅征討安南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曰古人有言
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爾為副將總兵官有所調
遣相機審勢如無妨碍須應調或總兵官遙度與爾處
事有所妨或正與賊相拒或道路梗塞勢難赴之即明

白具報不可故違以傷和氣將師不和取敗之道爾宜慎之

○丁酉諭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今爾兵由廣西左副將軍兵由雲南以入須兩軍合勢和以輯事若賊乘官軍未合以計間阻而併力一軍誘以微利官軍恃勇而貪此危道也或賊詐為款伏以怠我師而別出奸謀潛肆攻劫及據險設伏伺我不虞又或置毒飲食以待官軍之飢困賊之詭譎千狀萬端不可不慎雖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動必以正然宋襄自謂仁義陳餘不用奇計卒致敗亡爾等加慎加慎相機而動擇利而行朕不中制也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亦如之

○八月丁亥朔勅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等曰安國僻在海陬自昔為中國郡縣五季以來中國多事不能制之歷宋及元亦嘗悖叛用兵圖之而無成功然宋元所以無功者蓋由將驕兵懦貪財好色爾其戒之富良江近賊東都賊必據守我師深入難與持久若至嘉林欲渡必具舟筏曠日勞師莫若未至之先迭出遊騎於嘉林與賊相對始用百騎逐日增之至于千騎晝夜舉火放礮以眩惑牽制而潛師趨富良上流淺處與西平侯會合而濟出賊不意必能成功朕意如此然雖遥度爾其用心運謀蓋自古善戰者皆因敵以制勝也

○十月丁未聞成國公朱能道卒命征討安南右副將軍

新城侯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仍以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率師征安南勅諭之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命大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等率師北征遇春卒于柳河川文忠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爾等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秉此冬月瘴癘肅清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勲名以副朕之委任

○永樂五年十一月癸丑勅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今交阯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剿滅然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雖凶逆之家其幼稚男子皆不可殺但驅入內地或為民或為奴惟執兵拒敵者殺不釋勅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亦如之

○永樂八年正月乙未諭從征將士曰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夕今朕躬行天討爾等皆材武之士嘗從朕立功矣今日之舉更共攄謀奮勇驅除此虜以永享太平唐薛仁貴本龍門一布衣太宗征高麗應募而出高麗兵二十萬拒戰仁貴着白衣奮身獨先所向莫當諸軍隨之以進遂敗高麗太宗召見奬異授游擊將軍嘗自言朕得遼東不足喜所喜得一名將耳大丈夫挺拔自奮如薛仁貴豈不快哉人生天地間當志氣卓立使智出萬人勇冠三軍德被生民名垂竹帛豈可尋常與草木同朽爾爾等勉之誠能建立大功

高爵厚賞朕所不惜若懦怯無勇或失機僨事軍法具在朕不爾私

○三月乙亥

上北征次鳴鑾戍大閱召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內難者有襲祖父之職者亦有順天道來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壯今海宇清寧四夷嚮服獨此殘虜梗化數為邊患爾等相與協力驅除之

太祖皇帝鴻業有萬年之安爾等子子孫孫亦享萬年太平之澤因言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狄青之徒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今談者想見其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癸亥

上諭兵部臣曰武臣子孫襲職者未嘗知前人建功之難而驟享厚祿鮮不覆墜

太祖皇帝置武學教之欲其諳禮義知古今以圖繼續為國家之用歲久人心玩愒武學亦不振舉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武藝不習禮義不諳古今不通將來豈足為用其申明武學舊規嚴其課績毋為文具虛應故事耳

○永樂十年七月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奏請修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巡邏賜勑報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人人少則難於

守備多則難於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防一二逃卒若
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如何爾更熟議以聞
○永樂十二年四月庚戌
車駕北征駐蹕興和勅大營及五軍諸將曰軍令嚴則人
心一功賞明則人心勸行師之要也今或朝發一令而
夕不下聞此不嚴所致將士効力而名不上達此不明
所致其立傳令及紀功官凡出一令傳令官即騎馳報
各營將校有功者紀功官隨錄以聞其有作奸及慢令
者亦錄來聞
○永樂十五年二月丁卯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印
充總兵官往鎮交阯且諭彬曰交阯本中國地其人皆
朝廷赤子朕懷撫綏勤於夙夜爾久事藩邸忠厚謹飭
簡在朕心用是付茲重寄尤宜日親賢人君子效古良
將之所為審度事機區畫有法庶副朕之委任
○永樂十六年六月戊戌勅交阯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曰
為將之道在於勇智仁信忠五者勇則不可犯智則不
可惑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兼此五者乃為
良將朕命爾鎮綏遠夷政當以古之良將為法欽哉
○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命廣寧伯劉榮充總兵官仍
鎮遼東陛辭
上諭之曰爾起自行伍從朕靖內難勤胡寇多效勞績暨
守遼東修飭邊備慎固封守俾朕無東顧之憂可謂勞

矣自昔人臣勤於前者或怠於後善於始者或不能保終爾其戒之朕惟不忘爾初爾益勉圖厥終

○永樂十八年三月己巳朔勅安遠侯柳升曰今命爾領兵捕賊正欲除害以安良善須嚴約束士卒毋縱剪伐桑柘撤毀廬舍發掘墳塚殺害寡弱剽掠貲畜以擾吾民蓋國以民為本不能撫循而暴虐之是傷其本爾宜體朕至意

○壬申勅總兵官安遠侯柳升曰賊屯山寨其衆雖少然蠆尾有毒宜加意防慎不可忽易前高鳳輕進致敗不可不戒因之之道但斷其汲道防其走逸晝夜勿怠而已

○永樂二十年五月丁卯上北征次隰寧大閱諭諸將曰兵形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形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庚午駐蹕隰寧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託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

駐蹕西涼亭

上申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得喧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寇或遺人口馬駝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為所餌

○癸酉

車駕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召諸將諭曰卿等常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

上曰矣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辛巳

駐蹕威虜鎮諭諸將曰軍旅重事朕在營中此心未嘗自逸每出一令必審思而後行古人云將者國之輔輔周國強輔隙國弱爾等宜體朕此心果朕所行未當爾有深謀長策即面陳之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己酉朔

上北征駐蹕宣府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時積陰初霽諸軍部伍整肅旗旌戈甲精彩鮮麗

上悅顧侍臣曰軍容固盛然必將有謀士有勇小大協心乃克成功

○甲寅

車駕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公二匹侯伯都督各一疋

上諭之曰古人克敵制勝多藉馬然必調息有素不然雖有蕭雲追風之才不濟於用爾等所領騎士亦宜精熟訓練庶幾得力

○庚申

駐蹕萬全勅大營五軍諸將曰朕不憚勞勤屢率將士以驅除虜寇者非志於用武蓋為中國生民計也諸將宜協心奮力夫有精兵十萬可以橫行天下一人奮軀千人莫敵今以三十萬之衆當殘虜何患不克況大義既正必有天助汝等勉之奮爾謀勵爾勇身先士卒不懈于夙夜將何功不成何名不立關羽張飛皆漢熊虎之將其生也忠貫日月其歿也廟食百世皆大丈夫所樹

立也古今人才不相下爾等勉之如苟且偷逸不能卓然思奮事至而無謀敵至而無勇以致失機非徒隳敗乃功名國有正法朕不汝貸汝等勉之

○乙亥

駐蹕沙城寧陽侯陳懋奏請進止

上遣勅諭曰朕既命爾為前鋒軍中諸事宜自審幾而行豈朕一一所能遙度但晝夜慎密不可疎略當以古名將之事自勉更杜絶憸言庶不悞事

○九月辛丑

駐蹕西陽河命參順伯吳克忠安順伯薛貴都督吳成蘇火耳灰紫永正李謙等率騎士三千探虜聲息

上諭之曰孤軍遠出前無應援若三千人一心雖有勍敵數萬猝至可以成功若將無謀士無勇上下離心雖擁數十萬之衆秖就擒耳卿等從朕征伐皆百戰不挫者今深入覘虜若虜有可乘之機能出奇擒獲時汝之功昔唐李靖以三千輕騎克復定襄威震北狄卿等豈可多讓古人其往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丁未命陽武侯薛祿率兵討湖州府叛寇

上諭祿曰寇首惡不過數人必誅之餘脅從者宜與分別蓋百姓皆有父母妻子豈好逆從亂其間必有不得已者宜約束軍士不可濫殺一不辜將帥之罪不有陽禍

必有陰譴戒之戒之

○五月戊子

車駕征阿魯台

駐蹕開平

上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帝王之武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今罪人惟阿魯台其脅從之衆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丙申

駐蹕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撫士卒

上起義師由舘陶渡河遇一病卒仆于地命左右以從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頓首聞者亦皆感悅

○永樂二年十二月丙戌

上因言嘗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
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
不感悅今屯種軍士亦田家若嘗轄者能知其情時時
勞問所苦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
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
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有言戍邊軍士勞苦者
上歎曰宣府萬全興和諸衛皆臨邊士瘠產薄未冬先寒
朕嘗親歷其地將士備禦有晝夜不解甲者勞苦特甚
今國家雖安然邊備未嘗弛也宜視腹裏官軍特加之
恩遂命禮部即遣人運鈔賜之大小官軍人各五錠以
罪謫戍者不與仍令諭所司歲給冬夏布必先時支給
後時者罪之
○永樂五年六月庚寅賜征南軍士家鈔各五錠
上語禮部臣曰朕居深宮猶苦炎暑每念軍士南征者荷
戈深入而又冒觸毒瘴之氣道遠未能勞之悉與鈔五
錠給其家
○永樂七年五月乙未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交阯弗靖久勞士卒屢涉寒
暑雖糧餉不乏而衣屨敝壞夫欲人効力而資用不繼
何以責成功其令廣東廣西江西四川製衣鞋十萬往
給之原吉進曰昔楚伐蕭師人多寒王巡而撫之三軍

之士如挾纊彼感人以言尚如此
陛下施實惠誰不思奮交阯餘賊臣知其易平也
○永樂八年五月庚寅
上北征次蟠龍山勅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征備
極艱難古人為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食不先食
朕安得獨享滋味凡軍中所獲牛羊及光祿寺上供米
麵諸物悉均給士卒
○六月壬子
駐蹕玉潤山
上出營外見病卒謂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等曰士卒
從朕征戰令旋師在途去家漸近而病困如此若不收
恤必致流離遂命中官周視營內外將士有病悉給醫
藥仍命諸將善撫軍士之有病者毋令失所
○七月丁卯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命以所獲牛羊悉分諸將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
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
上曰朕往時在軍中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
苦也
○永樂九年十二月壬寅
上諭工部臣曰雨雪連日朕與卿等猶不免憚寒何況下

人京城之中軍士最艱難有出征者有守衛者獨妻子在營此際寒凍不能出門户而薪炭踴貴數倍蓋有飲食不能以時者今抽分處積薪不少每户給百斤出征者三倍不可稽緩

○永樂十二年四月辛未

上北征駐蹕清風壑命大營五軍諸將但官軍有疾令太醫給藥未痊者遣人護送還萬全休養因諭安遠侯柳升等曰士卒是將帥手足將帥非士卒不能獨成功若為將素不得士卒心猝有緩急能出力相援耶爾等宜盡心撫恤無令失所

○永樂二十年四月辛卯

上北征駐蹕宣府命太醫院增醫士於各營諭之曰將士國家爪牙今從征在外朕夙夜念其艱難食則慮其飢衣則慮其寒惟恐有所失者蓋風雨寒暑飢飽憂勞不調皆足致疾況一身遠役哉其令醫者朝夕巡視各營將士有疾者與善藥勿苟為文且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己卯

上北征駐蹕開平適兩卒士有後至而霑濕者特其地尚寒

上遥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不

卿

太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四終